



## 散文組

高雄獎 / 林念慈 〈聽說，冰箱裡有光〉

優選獎 / 馬尼尼為 〈我睡覺的時候〉

佳 作 / 馮國瑄 〈印記〉

佳 作 / 何承蔚 〈克拉克結業報告〉

散文組 總評

## 總評

凌性傑

二〇二一年打狗鳳邑文學獎散文組評審工作，由廖鴻基老師、孫梓評老師、黃信恩老師、言叔夏老師與我共同負責。評審相互推舉，由廖鴻基老師擔任決審會議主席。

一如既往，初審、複審到決審的稿件，都是交由同一組委員審閱。評審過程中，五位委員完整地參與，閱讀所有參賽稿件，透過圈選投票與會議討論，選出最後的得獎作品。討論過程中，委員各自分享閱讀經驗與品味，並且針對散文美學充分交換意見。

散文最能反映生活，每一篇文章都是時代的切片，生活的縮影。或許是因為疫情險峻，徵稿期間居家時間變多，今年打狗鳳邑文學獎的散文稿件暴增。決審會議前，五位委員各自圈選五篇作品，結果共有 21 件作品進入決選：得 3 票有 1 篇（〈聽說，冰箱裡有光〉），得 2 票有 4 篇（〈克拉克結業報告〉、〈掠龍母女〉、〈島嶼群像〉、〈太陽照在路上〉），餘為 1 票作品 16 篇。委員同意兩票作品直接進入最後一輪投票，一票作品則由圈選人爭取，得到其他委員附議者進入決審投票，最後順利選出得獎作品。

進入決選討論的作品，水準相當整齊，各自的人生故事有各自的精彩，職場身份也各有難處。有評審注意到，這次有不少書

寫者關注於身體，深刻挖掘性別意識。幾位評審一致認為，不少作品篇幅填得太滿，逼近五千字上限，塞了太多不必要的訊息，讀起來很有壓力。

我喜歡好看的散文，看待人事物的眼光，直接影響到這篇散文好不好看。無論是處理私人記憶或集體記憶，好看的散文應該有覺察、有洞見、有敏銳的感受、有動人的情感。如果散文是一門聊天的藝術，適度留白不聒噪才是上乘之作。不虛張聲勢、不張牙舞爪，寫非寫不可之事，用最理想的節奏與口氣說話，往往最能引起共鳴。我常常被素樸純真的文字觸動，因為其中有滿滿的誠意。

今年的散文作品仍以親情書寫為大宗，關於養生送死的諸多遺憾，是高齡化社會必定會出現的情境。私人情緒方面，這次的參賽作品中，寫抑鬱痛苦遠多於寫爽朗豁達。我相信書寫是有能量的，文字能量可以是昇華淨化，也可以是耽溺自陷，端看個人取擇。悲劇裡有救贖，喜劇裡有眼淚，都是美麗的收穫。

〈聽說，冰箱裡有光〉的作者善於自嘲，以幽默語調敘寫胖胖宇宙，一併交代自身即地獄的內心交戰歷程。這篇文章刻劃肥胖者處境顯得游刃有餘，流暢中夾雜著誇張。〈克拉克結業報告〉以見習醫學生的眼光洞察醫療體系的階級與權力，文字乾淨素樸，

交代了非常迷人的職場新手故事，「已長大、未成年」的自我定位尤其精準。〈掠龍母女〉寫一對母女熱中按摩，一方面寫肉身重塑，一方面暗示心靈重建，文字平實自然。〈島嶼群像〉像是紀錄片導演寫給故鄉的一封信，作者透過教育行動試圖建立集體記憶，是文學獎場合少見的論述式散文，理念呈現相當精彩。〈太陽照在路上〉用「單獨完成意義」的方式鋪陳一段感情事件，文中的「阿卡人」典故相當迷人。

〈我睡覺的時候〉迷離恍惚如詩，敘述方式別有神采，作者以文字修自己精神的破船，然而生活仍像是一場無解的夢。〈藝術邊境〉援用《擁抱之書》精彩片段，自行鋪衍香港學生抗爭運動，順帶論及寫作的真義。〈靜物之聲〉寫捐肝之事，器官移植之時，亦有感情的修補。〈消逝的書桌〉敘述極有層次，是女性主義的新聲音，書桌的訂製與移除，在在都是自我定位的暗示。妻與母的身份框架底下，最難的仍是日常功課。〈印記〉的作者善於說故事，畫面感十足，人物刻劃極為生動。文章裡，外婆的生命遭遇簡直就是一則傳奇。〈雜物〉標舉新時代的空間哲學，精確示範斷捨離之道。〈等雨〉把公務員生活寫得細膩有味道，結尾的曖昧情境顯得餘韻無窮。〈北臺灣大逃亡〉勾勒出鮮明的九〇年代社會檔案，以及那個年代的身體覺知。

這些精彩的作品帶來了新的知見，啟發我用另一種視角看待生活、看待世界。感謝所有參賽作品，願意如此交託真心，用書寫傳遞能量。祝福所有書寫者，在文字世界裡得到最好的安頓。

散文組 高雄獎

# 聽說，冰箱裡有光

林念慈



## 林念慈

---

### 個人簡介

---

1985年生，前兩天發現鬢邊有一根白髮，頓時老淚縱橫。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淡江大學中國文學學系碩士班文學組畢。曾任編劇，驚覺現實中的人更有戲之後，斷然離職；現職文字編輯，負責把字寫好排好，但自己的生活卻總是錯版、掉字；亦為《人間福報》「四時歡喜」專欄作者、《青年日報》固定供稿作者，為報知遇之恩，不拖稿，是我的溫柔。曾獲臺北文學獎散文首獎、梁實秋文學獎散文首獎、全球華文文學星雲獎人間禪詩佳作等……

---

### 得獎感言

---

幾年前曾獲打狗鳳邑文學獎，並將獎座珍惜地放在書櫃上展示，然而黑貓「老克」每天與之纏鬥，進行貓「狗」大戰，頗有金剛大鬧紐約的既視感；貓兒彷彿是笑我太無聊，於牠而言，那只是一座不會動的玩具。

牠不知道，有些東西確實很安靜，卻是有重量的，那裡面有太多人的用心和努力，才能成就這一樁盛事。感謝這座城市，有我母系家族的溫暖記憶，並給予我最大的自由，徜徉於字海之中；感謝母親，當別人看見我的繁華時，只有妳始終呵護我的落寞；感謝老克，試圖教我淡泊名利、專注於喜歡的事情就好。不過，我依然俗氣地享受獲獎，並熱愛書寫得獎感言，感謝評審的傾聽與懂得。

感謝我的人生，正因為你既悲且喜，且荒謬已極，我才能繼續說下去。

據說每個胖子都有一次瘦下來的機會，而妳用光了此生的扣打，現在正在煩惱中，究竟應該讓體重隨遇而安，還是再跟上帝貸款一次神蹟？畢竟，時隔世移，二十歲與三十五歲可不只是代謝率的不同而已，這次付出的利息定要更重一些，青春小鳥飛走後不再回來，但體脂肪來了就不輕言離開，妳心裡有數。

國父說過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好在他老人家戮力於建國，如果把這十一次奮鬥拿來減肥，也不過就是水裡撈月。管理體重與偉大革命如何相比？確實不能，因為革命是光榮一死，而減肥彷彿是終生苟活，每天服用低 GI 食物與低自尊，若自尊飆高就得趕緊送醫治療，免得一顆心沿路掉玻璃渣，刺得大家都很尷尬。

作為胖子，最忌諱苦著一張臉，簡直缺乏職業道德，天命是逗人發噱，竟還敢流露纖細的哀傷，就算側臉也打不出陰影，下巴的三層肉還夾住了晚霞，真是畫虎不成反類犬；反正不論怎麼盡力模仿，妳心知肚明，自己不會成為海報上的美麗女人。妳只能是妳爸的Q版公仔，繼承的不是財產而是肥胖基因，他的肚子是一片瓜田，而妳的捲起層層海浪；閩南語有句話說：「命帶骨，削未律。」意思是命中注定，拿刀來削骨頭也沒用，啊沒錯沒錯，人生是這樣，遺傳也是。你們父女倆極度相像，性情與外貌都如復刻，且從不聽對方說話，還整天用體重互相攻擊，根本是對著鏡子自我傷害。

高中的時候，有個男孩讀了妳的文章後無比仰慕，但見了真容之後，只對妳留下「去死」的註解；可見人們對文字工作者確實有某種不當的想像，尤其遐想「文學女人」的模樣，大概是因為古代才女各個迎風扶柳，只喝露水，把自己瘦成一根針，方能

繡成錦繡年華。殊不知靈感這玩意兒萬萬瘦不得，得照三餐用心餵養，最好帶點油水，才能滋潤乾涸的腦袋，妳為此進食終日，但無人體諒這片用心。

至於妳媽那一代，人人不吃不喝，踩著三吋半高跟鞋，從三廳電影時代款款地走來，近臨盆時也只有四十多公斤，完全不符合人體工學，脫口便是：「阮作小姐彼當陣……」彼時風光大好，她們會生孩子但不會生贅肉，因為買肉長肉是歐巴桑的工作，而現代女性讀了一堆書還如此不長進，真是氣煞人也。老鄰居臺中花媽曾不只一次地告誡她女兒：「有妳這張大圓臉，我哪還需要買太陽餅送人呢？」

這麼說來，妳媽也不算太超過。

每位母親都是嚴格的糾察隊，根據自己的人生經驗，在「產品」順利銷售以前嚴格把關，以免女兒在婚姻市場中滯銷；但矛盾的是，有種餓又叫「妳媽覺得妳餓」，有種孩子叫「阿嬤養的」，婆婆媽媽身兼飼主，老把小兒養到不能翻身為止，並覺得可愛可憐，愛其渾圓、憐其受辱。她們每日流水式地烹煮「特別為妳買的」、「一早替妳煮的」、「對妳身體好的」、「妳最喜歡吃」的各式餐點，不吃辜負了老娘美意，吃了辜負花樣人生，兩害權衡取其輕，有些姑娘決定犧牲小我，以完成孝道，至少，妳就是這樣的好孩子。

愛，常常是餵食與被餵食的關係。

這麼說絕非推卸責任，而是要強調萬物皆有因果，沒有人的食量會無故變成一座深坑，誠如重度肥胖者也不會莫名消瘦，妳媽就常說，每個揮汗奔跑的胖子面前，一定都吊掛著理由，而那個理由往往是愛情。那年上蒼派了一個男人過來，他的年紀足以

成為妳的父親，但下巴呈好看的凹陷狀，且體脂肪只有爸爸的一半，像爸爸又不像爸爸，光是這一點就非常性感不是嗎？只是他喜歡研究植物（不是多肉系的），身旁都是像梧桐樹皮一樣單薄的女人，為了要得到他，妳只差沒有拿刀子削肉，並在一年內怒甩了三十公斤，比整形還有用，像是有光照進體內，通身發亮。

那是見證奇蹟的時刻。

記得某個下午，窗外陽光燦爛，而家裡一個人都沒有，妳偷偷換上一件早就預備好的粉紅色舞裙，在房裡不停旋轉、跳躍、永不停歇；轉到頭暈想吐，妳卻仍無法遏止地想要被三百六十度看見，因為覺得自己是一朵花，正在綻放。

可惜花無百日好，就短期而言，紅蘿蔔勾引戰術確實有效，一旦確認得不到愛與關注後，消失的體重立刻又循線回家，完全不用人帶路；而脂肪一定是理解妳有多難過，所以再次緊緊擁抱，發誓它決不變心，果然比男人可靠得多。有鑑於萬事不進則退的原理，此次復胖變本加厲，還多了十幾公斤出來，妳於是理直氣壯地宣布和體重機斷交，永生不再踏上其領土；反正任何人都不需要被狹隘又膚淺的數字定義，張國榮唱得好，妳就是妳，是不一樣顏色的煙火。

作為煙火，妳偶爾會出現炸裂般的自信，因為知道自己的靈魂有多炫爛，但身處黑夜，那亮光又略顯哀傷，像是連年的戰火煙硝。

妳向來就是外號收集器，當時那些賀爾蒙暴衝的男孩叫妳氣球、榴槤（又大又刺）、大玻璃，也不知道是要羞辱妳還是為了讚頌這些物品，反正妳和這些東西各司其職，壓根犯不著互相指涉。青春期的男孩喜歡所有女孩，除了妳，於是妳漸漸變成男孩，

不再撒嬌柔弱，並學會負重，走很遠很遠的路；班際啦啦隊比賽時總是負責被踩在腳下（妳也很想被捧到天上去），而拔河又站在最後一位穩定江山，中性又粗暴地喊殺、殺、殺，妳痛恨那些位置，但那就是社會給予妳的位置，鐵板定釘。

其實也無所謂，再幼稚的小孩都會長大成人，會學著收起他們的直接反應，轉換為尷尬而不失禮貌的笑；而隨著時間過去，妳的心智早已能夠抵禦大風大浪，就算服飾店員笑著搶下妳想試穿的衣服，乘客誤會妳是孕婦需要讓座，又或者在盛夏時頂著高溫，在裙子裡硬加上一件打底褲，避免大腿內側摩擦到血流成河……諸如此類都是小事，OK的，沒什麼不可以，切記切記，好青年守則之一，胖子必須隨和，要不然就更討厭了。

至於在胖胖宇宙裡，最深的黑洞是異物感。

對於全人類而言，肥胖者無疑是一塊陌生異域，任何人都可以選擇走開，但妳卻永遠離不開這個異形，自身即地獄；妳體內砲聲隆隆，不斷交戰，有時候自我戀慕，認定妳就是地球上最別緻的胖子，但有時又不免又將槍口對準了自己，說，這個墮落的身體啊，意志薄弱，毫無定性，浪費了社會的食物與醫療資源，耳邊總是迴盪著當年男同學說的：「妳不配擁有這麼美麗的文字。」

他既然讀過妳的文章，那就是讀者，亦是衣食父母，就算他沒有修養妳也必當尊重，只是自從他那麼說了以後，妳就不再書寫風花雪月了，更善於自嘲，要在別人對妳按下板機前搶先倒下，不用計較責任或錯誤在誰，反正先示弱就對了，更何況自嘲是爽朗的、幽默的、健康的，被全民所認可的。妳原先的夢想是成為玉女紅星，但卻活成了一個小丑，畫著誇張的妝容，跳著詭異的舞蹈，那些訕笑聲活像隻鐵鉤，狠狠勾住妳兩側的嘴角，使其上

揚、微笑；但妳笑著笑著就哭了，哭著哭著臉就花了，然後繼續原地打轉，學陀螺任人鞭打，一邊看這世界有多麼失衡，然後再轉著轉著，妳餓了。

從來沒有這麼餓過，那是種從血管竄出來的飢迫，促使人必須行動，吃人或吃掉自己，否則就會死去，但不會餓死，是癡狂致死。妳時常在深夜裡，以巨大的牛蛙之姿，穩穩地蹲踞在冰箱前，並用著火的眼睛跟手不斷挖出食物，總之盡全力將自己填滿，再無一絲空隙，就不用擔心要把自尊心放在哪裡。

其實妳要的從不在冰箱裡，打開它，不過是因為深處有光。

散文組 高雄獎

## 〈聽說，冰箱裡有光〉評語

廖鴻基

首先恭喜〈聽說，冰箱裡有光〉榮獲 2021 打狗鳳邑文學獎散文組最高獎項——高雄獎。能在競爭激烈的散文組 224 篇參選文章中拔得頭籌，實屬不易。

本文簡單說來只有「胖子自嘲」四個字。然而，要在將近五千字的篇幅中，讓「自嘲」意境通篇貫穿，寫到整篇文章從頭到尾幾乎沒有冷場，非得幽默打底，並且鋪排嚴謹，才有可能讓讀者的眼光句句勾黏，一路驚歎到底，這種筆力其實已經不只是雄厚而已。特別是這種語調或筆法，多一分可能就是油腔滑調讓文章變得油膩不勘，而顯得刻意或做作，少一分的話，又可能讓作品淪為變不出把戲不過如此的耍弄之作。更值得讚歎的是，在作者輕鬆筆調下，寫出了社會現實，關於偏差的表象價值觀，以及宿命意識下翻不了身血淋淋的巨大悲傷。



散文組 優選獎

# 我睡覺的時候

馬尼尼為



## 馬尼尼為

---

### 個人簡介

---

馬來西亞華人，苟生台北逾二十年。美術系所出身卻反感美術系，三十歲後重拾創作。作品包括散文、詩、繪本。《帶著你的雜質發亮》、《馬惹尼》、《詩人旅館》、《老人臉狗書店》等十餘冊。曾任臺北詩歌節主視覺設計，作品入選台灣年度詩選、散文選，獲國藝會文學與視覺藝術補助數次。於博客來 OKAPI、小典藏撰寫讀書筆記和繪本專欄。獲 OPENBOOK 好書獎：年度中文創作、金鼎獎文學圖書獎，獲選香港浸會大學華語駐校作家、桃園市立美術館展出和駐館藝術家。

---

### 得獎感言

---

得獎對我像是一個鄉巴佬進城的感覺。

不過我不敢去想、不敢停留。

賣文的路辛酸，不能回首。半路出家的人，感觸特深。

感謝臺灣。

我睡覺的時候就是去了一個新的地方。所以我也算去過很多地方，回過家很多次了。

我就睡在這裡，靠近我們的稻田。通往北方的火車，很多都荒廢了。我媽媽叫我洗菜。洗掉農藥，搓掉農藥。一把兩塊錢的菜，葉子一小片一小片地拔掉。掃掉狗毛，洗掉農藥，這就是不要死去的意志。貓的唇形一絲不掛在我面前，雜毛叢生。她出生六年了，起床六年了。我睡醒就看到這張臉。從牠的頭上我就看到了海。

我是一個稀有的人，有不會賺錢的天賦就是，有跟貓睡覺的天賦。除了這裡，我沒有可以去的地方。這裡桌子沒擦、昨天的殘局、昨天的垃圾、廚餘，還在房子裡，我還是照睡。一個人一天要處理的事是這麼瑣碎，因為我沒有好命到可以不用做家事、不用顧小孩。那些人，妒嫉到我眼睛掉出來，那些不用自己顧小孩的人。所以就不去想。每天到了傍晚家裡已經開始不成形，晚餐後更是坍塌。狗毛、貓毛、加上小孩掉的食物碎屑、湯汁、可能還有噴嚏、那些動物沒舔乾淨的屎刮在地板上。我沒有掃地機器人。我自己就是清潔工。每天的家事量很大。在人生總數裡會佔掉一個可怕的數字。每天晚上十點不到我就想睡了。連滑手機的力氣也沒有。

自然光的床上，我就想睡。每天吃完午餐，我就想睡。那個時刻胸無大志，萬事以睡為先。睡起來都可以搞定。自然光的房間，我掛的是老家扛回台北的窗簾。舊的，我在二手店挖的。自

然光的床上，我就回到小時候的家裡，赤道的房子。每天我走到陽台，才會覺得自己醒了。台北的房子去它什麼南北向最好，被四面八方擠在中間，完全沒有東南西北了。不只四方、上下、對角斜滿滿都是房子。我就睡在台北這市值一千五百萬的大倉庫。

我只有睡覺的時候可以離開這裡。我的兩隻耳朵睡得很好，兩隻眼睛睡得很好。不過我一定要和動物一起睡就是。有那些軟軟的毛，就可以輕易到另一個地方。我在睡覺的時候去過機場、回過老家很多次。去過很多地方都忘光了。當我醒來，抱上我的貓，我又可以做那些徒勞的重複了。由貓來支撐春天、支撐家事、支撐腦幹、支撐我的多巴胺。

碗從早放到晚亂七八糟地丟滿整個水槽，冷氣壞了還沒力去叫修。我就照睡，正對著電扇睡去。我就去了很多地方。借一條船、借一棵樹、借一條路，我就在那裡跑了，我就在小時候的搖籃裡了。天色一點一點變暗，人一點一點增強，增強自己活著的能力。很快光就退了，很快就要下雨的樣子，而雨終於抵達了我的身體。我在浴室每天把自己洗得乾乾淨淨，就算沒有和外人見面，這就是活著，邊洗碗邊開火煮綠豆就是。我吸了貓的土色黑墨汁，直到她一腳踹開我也是。這些常見的東西就是活著。

我在被他們鄙視的時候，就睡在這裡。省電不開冷氣。熱壓在我心臟。我一天換三次衣，甚至更多。什麼冬暖夏涼的房子，冬天冷得要命，夏天下午室內和戶外只差一度，這就是台北市價一千五百萬的大倉庫，反正他們都鄙視我，說我不會賺錢，賺的

錢就是那麼少。我只能正對著電風扇吹。這樣的窮人、低收入戶，還去領養了一堆貓狗。我就是照睡，睡掉那些人的話，睡掉跟錢有關的事，睡成一個比較順眼的人生。

我去了老家。我老家門牌三五七號，獨門獨院。有一塊小草坪，上面有小白的的大便。小白常躲起來睡，因為我弟弟、弟媳不喜歡牠。沒有人喜歡牠，沒有人幫牠洗澡。我忘了小白的樣子。兩年了，自這個該死的肺炎。我去了老家的每一個地方，每一個角落都變了。我去外面找螞蟻，抓狗的跳蚤，幫小白洗澡。這樣親密的地方都去不了了，這些親密的事都做不了了。我剛剛才和我媽媽坐在一起，我剛剛才在那片熱裡，就回到這個鄙視我的台北了。

我弄菜切菜弄了一個小時，爐火的熱由手臂滲進我腦袋，留出一條汗。濃縮成一瓶菜油。煮著煮著，我摸到了狗的手關節，瘦瘦彎彎的。我越來越沒法跟社會溝通了，瘦瘦彎彎的。把食物煮軟了端到桌上，太陽已經起床四個小時了。

靠近我們的稻田荒廢了，一大片的雜草。死的人太多了，風也不涼了。一條一條的枯死，一條一條的生命。靠近我們的公園也荒廢了，空空地矗立一座溜滑梯。滑板裂了，一條一條的草越長越長。旁邊有棵野生波羅蜜，我經過那裡走去老咖啡店。老咖啡店裡沒有人，好像我去錯了地方，好像所有地方都雜草叢生。沒有人去回答神的問題，死的人太多了。即便在睡覺裡，我都看到了那裡的死人。

我偷摘了路邊的芒果，準備給我小孩吃。野芒果的青色在我手裡，好像神給我的青色。路邊的草都長了，沒人割草。腳踩進裡面沙沙的，我在草地上跑了起來。全身熱熱的和起床六小時的太陽在一起。在睡覺裡的太陽不大，熱度剛剛好。

靠近我們的稻田東歪西倒了，分不清是稻子還是雜草。田裡沒有水，見到土地了。見到那麼多細瘦的蜻蜓，透明的眼睛見到太陽就飛走了。我媽媽坐在那裡看電視，她從那裡去了外面。我在煮菜的油煙中去了那裡，見到那紅色的蜻蜓，聞到那些發臭的水溝水。吸著廚房的熱，吸著鐵皮屋頂的熱。

靠近我們的巴士總站是空的。熱氣在滿頭白髮上。車站的攤販消失了。醫院的停車場總是滿的，跟野草一樣滿。熱氣在幾百台無人車子頂上。這種熱穿過我雙手雙腳，我像工人一樣流汗。熱一遍一遍來了，髒水從每一戶人家的廚房流出來。我媽媽叫我去買水果。在睡覺裡我一次又一次幫她買水果、買吃的、買這個那個。她的腳走不動了。

出大門的柏油路滿滿的熱，我過世的小姑姑死白的皮膚在烈日下打傘。她白成一場細雨，太陽雨，瘦成一條雨。我叫了她，她回頭望我。說，不用來看我。偶爾，我爸爸會想起這個妹妹。莫名其妙就死去的妹妹。臨走前，她都拒絕了探望。客氣地說，不方便。

我剛剛才和我媽媽坐在一起，我剛剛才在那裡開我老爸的破

車，載我媽媽回她的老家。不管多老了人都想回老家看一看，即便老家根本消失了。老家那條沙土路睡著了，幼貓死在我手上。我去埋在第三棵樹下。我去買了能量飲料，廢飲料。人藉消費來減少消沉感，也太低級了。人就是這樣。我一邊寫著一邊找回了一點生活意志力。我的腦，喝了黑色汁液，肚子就空了一半。我的唇破了一半，就聞著我的貓。我兒子把時間遮住了，我正好看不見時間。我先生用強力清潔劑，噗嘶噗嘶的噴頭聲。我的貓長出手指，牽了我的手。我湊近她的熱。

那些是沒有人要的回憶。黑螞蟻爬上我的裙子，回憶這成串的熱。這沒有人要的熱，長成了一排黑色螞蟻，爬著來找我，爬上我大腿。熱成一羣蚊子，隨便亂咬人。我在那裙子裡裝了滿滿的字，還有我媽媽的臉。她顫抖的腳抖著抖著我裙子就破了。我縫縫補補，貓舔著舔著。牠舔出來的熱比那些廟更撫慰人心。牠舔著舔著我的裙子就濕了。我滿身的、滿耳朵的熱，扶著我媽媽的臉。我裙子破了，破成白色的水鬼花。我媽媽的時間破了，軟軟的爛菊花。

當那種鳥從我頭上飛過，發出那種聲音，好像我正在變成那隻不祥的鳥，發出死亡的聲音。越來越多人的名字成為泥土，心跳聲成為鳥叫聲。我把熱用雙手合上，合在掌紋裡，滲出微微的汗珠，好像一切都順理成章地消失了。我把鳥叫聲抹在裙子上。

那裙子盛開了，開成一張少女臉，飛進去的是蝴蝶的無聲無息。沒有冷氣的巴士的涼風，少女的臉被吹成一顆乳房，吹成一

隻幼貓。滿臉的眼屎鼻涕，站在水泥地上，拖著病步，我用手把她接過來。

我在那不祥的鳥叫聲裡醒來，我的雙手滿是汗珠，已經準備好要爬起來。我得維持正常作息，因為我兒子還住在我身體裡。早上我得叫他起床，送他到校門口。我的外套掉在地上，貓就去睡。我兒子的書包放在地上，貓也去睡。我兒子他現在的力氣，已經可以輕易把我推倒。當他沒法用語言精確表達感受、不滿，他會用盡力氣擠我，撲我。一天要討抱幾次。天色晚得快的夏天，渙散的快的天色。貓吃完肉泥去放了屎，身體很舒暢地去睡了覺。兒子吃飽去睡。和兒子在一起，一切都渙散得快，才剛剛摸到就消失了。

熱摸在大地上。我在曬自己。慢慢由熱度激起自己的求生意志。雖然沒有求死，明確自己沒有求死，但消沉也夠令人難受。我現在無病無痛不能消沉。強勁的沮喪窩在我心裡，我一小步一小步地挪，要把自己挪出去。要換一張臉，換成乾淨的白衣衫。我土生的熱還摸的到，在我身上洗不掉的。很多東西越來越矮小，一塊塊脫落。被遺忘的臉盛開在滿街的熱裡，熟成米被我吃掉了。

寫好的東西埋在我雙腳了，我站起來帶它們去散步，帶它們去邁開腳步做家事。字越來越多了，我很想向誰說。我到台北了，可沒人可說。我已經把字埋好了，埋在一本一本書裡。我得維持正常作息，因為我兒子還住在我身體裡。我得快快把字埋好，把命運埋好。我的手上還有洗幾百次都洗不掉的葬禮。

在我睡覺的黃色氧氣筒裡，這個月是回老家，下個月是小學同學會，下下個月是高中同學會。一路到底，就是我家。就會看見我的小白。我作了一些筆記，外公的臉在那裡睡覺，我媽媽的臉也在那裡睡覺。外公不會記得我的臉。陽光白閃閃，我又去了那裡。我家那條路，走到底，一直到底，現在是一間大型超市。

這些沒有人要的回憶，黃色的一條條，發黃的鐵路，發黃的月色，斷斷續續的、再也發不出聲音、不想再發出聲音的回憶，在我腦幹裡成為一座真正的荒島。我知道自己終將消失，這一大片貓的豐滿，軟軟的塗了我全身。

那麼年幼就死去的貓。月亮半圓著，就要缺了。我埋在那裡，只有我一個人知道，跟那些沒有人要的回憶一樣，可我更留住了它們。我在這裡陪一隻病狗，散了很多的步。靈魂在那裡玩溜滑梯，他們是真正的孩子。表面是乾的，裡面還可以用。

天熱得很快，那些貓毛去過的地方很多。想起那些鄙視我的人，不能讓他們得逞。我得努力修好自己精神的破船，自己治好自己的恨神病，再劃水前進。船身滿是汗水。

我媽媽的臉變了，我的雙手已經長大。狗用力地踢毛，毛落到我手上。貓強化了我的活著的意志，粗壯了我的手。到了熱又長出來的時候，跟這裡的人不一樣，我一次又一次期待熱的盛況。我又熟一次。變紅一次。

在這種自然的光線中，自然的熱裡，船身上的號碼已經剝落。眼睛自然吸收了貓毛，腦幹也變紮實了。我還沒找到一個好句子，跟動物們在一起時候那些都無用。在這種自然的光線中，我的身體才醒了，熱成那樣，電風扇正對屁股吹還蠻爽的，吹成破爛的熱。在小小房間的床上，熱成漫無目的，我的身體被切成了一半。二分之一是小孩，二分之一是填飽肚子。

光線漸漸穩定了。第二本、第三本，輕一點、厚一點的書。沒有行李的睡覺，沒有我的睡覺。天黑有天黑的毛病，睡覺沒有毛病。

刺眼的熱氣很自然的消失了。兩隻耳朵慢慢的飛，在我回不去家的路上。車子開過的噪音一台接著一台飛過，我的記憶已經被毀壞。孩子的聲音那麼大，已經刺穿我身體，在我身體裡破曉。

散文組 優選獎

## 〈我睡覺的時候〉評語

孫梓評

一百年前，吳爾芙在一篇名為〈現代小說〉的散文中，對寫作的「進步史觀」發出質問，也對必須符合某種想像的作品才能稱為小說一事存疑。讀〈我睡覺的時候〉，讓我想起吳爾芙說「如果他可以根據自己的感受而不是傳統來寫作」——在意識的流動中進行對敘事的反叛。於是，住在一座市價一千五百萬的大倉庫裡的「我」，只有「睡覺的時候」才得到精神的自由，那樣的時候，身體與現實不再是牢獄，可以逕自前往想去的地方：故鄉。被鋪陳開來的「這些沒有人要的回憶」，既是對親人現況的想像與探問，亦是少女往事的追憶與重溯，文字往來於兩地間，像有顏色的絲線，密密織縫。使整幅圖像不顯紊亂無聊的技術，當然還包括作者獨具風格的文字，總在恰當的暗處，鑿出神采與光亮。也是吳爾芙說的，「如果我們想要的是生命本身，那麼這就是了。」



散文組 佳作

# 印記

馮國璋

## 馮國瑄



---

### 個人簡介

阿嬤家在西螺。現為文案編輯。

---

### 得獎感言

喜歡寫散文，喜歡誠懇，喜歡明朗的文字。

謝謝 Joe，你的等待，等我提筆寫下故事。

小時候，媽媽把我託給外婆；後來我媽死了，我離開花蓮。

外婆蠻兇的，她的衣櫥上方放著一根塑膠枝條，每當我不乖，外婆就會抽我小腿。昏暗房間裡，只有一盞淒涼的燈，外婆捉住我的手，不讓我跑，另一隻手發狠猛抽，彷彿把心裡各種不如意都翻出來打在我小腿上。我可憐小腳痛得在原地跳舞，仍躲不過火辣的毒打，白皙的小腿留下紅色的細痕。

雖然有疼痛的記憶，我還是喜歡黏著外婆。也不知道為什麼？

那支令我害怕的枝條，在我媽媽過世後，就被外婆扔掉了。因為當時爸爸執意把我送回阿嬤家撫養，他們趁我睡覺時把我抱上車，等我醒來，人已經在橫貫公路上了。

自從被阿嬤撫養，外婆就失去對我的管教權，她不能再打我，否則她會變成「打別人的孫子」，打狗看主人，打孫也要看內嬤的臉色，從此外婆不再打我，全心全意寵溺我。

小時候有件事情稍稍困惑著我，等到長大以後回想，才驚覺這件事不可思議。那就是，我有兩個外公。他們關係不是前夫、現任，而是一位是我血親上的外公，另一位是我外婆的男朋友，講白一點，我外婆有「客兄」。

外婆跟丈夫、客兄三人同住一個屋簷下。只有聽說過一夫多妻，我外婆卻有辦法一妻多夫，讓兩個男人溫馴地待在她身邊。

親戚、鄰居都知道這件事，大家也沒說什麼。外婆一樣跟大家往來，大家也喜歡外婆。

外婆跟男友睡二樓，外公獨自睡一樓。外公房間十分陰暗，是窩在樓梯夾角下的小房間，好像隱喻著他這個人，沉默，不被重視，有著心事。

外公有幾次撒嬌著要我陪他睡，但我老是覺得他房間有股臭味，而且沒有冷氣很熱，很無情地拒絕掉他。我想買玩具時才會想到黏外公，但他需要陪伴的時候，我卻跑得遠遠的。長大以後，我才從記憶裡回味出他是多麼寂寞的男人，在那個家沒有人陪他說話，他工作回家，一個人坐在客廳看劉三講古，不然就是坐在自己陰暗的房間裡。外婆沒有因為自己外遇，而失去人際往來；倒是外公，可能覺得男性面子掛不住，反而把自己藏起來。我想到我爸，曾經語重心長地說：「你外公人不錯，很客氣。但是他太軟弱了。」我當時太小，不曉得外公「軟弱」指的是什麼？只覺得很生氣，爸爸怎麼可以這樣說。現在才懂。

難得外孫回家，外公想要跟我多相處一點，卻被拒絕了。他該是多麼傷心。

無論有多麼傷外公的心，他對我們姊弟一直很癡情。

外公很少走上二樓，有幾次他上來，很客氣地站在房間門邊，問「外婆呢？」，一邊問，他的目光一邊探頭探腦的。外婆從浴

室出來，問他有什麼事？外婆口氣很冰冷。外公好像很怕外婆。

〈雪中紅〉這首台語老歌原唱是誰呢？這是外婆最喜歡的歌，這首歌當年紅到不能再紅，像一陣大風吹遍大街小巷，每個人都會哼。就像那一年的背景音樂，只要再聽一次，那年的情景就會浮現眼前。

大人叼著黃長壽香菸聚在小房間裡，桌上攤開一張寫滿數字的報紙，他們用紅簽字筆在上面圈出好幾個數字。大人工作回家，聚在一起就是玩牌跟簽六合彩。如果坐在牌桌旁邊，大人有時會拿一張百元鈔給我，要我去對面雜貨店幫他們香菸跟伯朗咖啡，剩下的找零就是我的零用錢。如果有贏家，更會大方抽出鈔票給我「呷紅」。

有個鄰居的女婿是警察，他回來時大家會七手八腳把撲克牌、六合彩收起來，等到下班一臉疲憊的警察女婿走了，大家又把東西擺出來。警察女婿都知道這些事情，其實也不會說什麼，但大家還是會給他一個面子。當時的人，性情很忠厚。

外婆也加入了這場遊戲，把儲蓄拿去簽六合彩。當時流行「觀明牌」，他們會包車前往某間深山靈廟「觀」香爐灰浮出的數字，小心翼翼抄回家簽牌；或者他們會相約去某間廟的香客大樓投宿一晚，隔天早上分享昨夜的夢境，他們相信神明會在夢中賜明牌，眾人七嘴八舌分析夢境出現的數字，把結果拿去包牌。最荒唐的一次，他們一起玩六合彩的朋友死了，他們捻香時，一群人圍著

靈堂的香爐努力找出蛛絲馬跡，拜託仙去當神的亡者，看在情面上，助他們一臂之力。後來他們假借要瞻仰遺容，鑽進靈帳裡，蹲在地上「觀」腳尾飯的浮字。

因為六合彩，外婆因此發了一筆小財，有過優渥的日子。每天睡到中午才醒，喝一杯牛奶墊肚，才懶懶坐在梳妝台前化妝。快七十歲的歐巴桑，化妝一點不馬虎，粉底、腮紅、口紅，畫得嚴嚴整整，容光煥發。然後也為我穿上漂亮的衣服，招一輛計程車往熱鬧的花蓮市區吃日本料理。

外婆總是點華麗的車輪花壽司給我，她自己吃一份生魚片，我們坐在安靜的吧檯邊享用餐點。料理師傅空閒時會過來用日語跟外婆聊天，外婆輕輕笑著，講著我聽不懂的日語，外婆那個樣子好迷人。師傅拿出藏在櫃台後面的啤酒，豪情地舉向外婆，外婆笑吟吟舉起小盞清酒盅，回敬於他。外婆只讓我喝果汁，她有時候興致好，也會邀我：「跟阿嬤乾杯。」輕輕敲擊我的玻璃杯，發出匡啷匡啷清涼聲響。

我眼中美麗的外婆，維持著表面的優雅，但她心裡不快樂。自從我媽媽過世後，她一直沉浸在過去的時光裡。她靠著藥物，讓自己的神智活在過去。描得黑黑的眼線，藏著一雙失神的眼睛。她每天強打著精神出門一趟，剩下的時間，她都窩在自己的房間。外婆習慣在西藥房買感冒藥液，一買就是一打，沒幾天就喝光。裝在細長褐瓶裡的藥液，喝起來像是碳酸飲料，甜甜的，像維他露P。外婆說喝這個可以提神，但我想她是上癮了。

外婆房間掛著一幅媽媽的黑白遺照，外婆每天守在遺照下面，與遺照的黑白臉孔相對，她的心事只有她自己知道。我很難忘記，媽媽出殯那天，阿姨先帶我回外婆家，外婆坐在昏暗的房間，一群女眷圍著嚎啕大哭的她，她整個人像是冰塊一樣融掉。阿姨要我上前勸外婆不要再哭，但我怕得用指甲抓著門框，不敢過去。阿姨見我害怕，輕嘆口氣，抱起我下樓。後來幾年，我們其他人都淡忘這件往事，只有外婆沒有離開過房間，依然坐在那裡，遺照裡媽媽黑色的目光，注視著她。

外婆家有一座大露臺，面對廣闊的太平洋，夏天晚上我們會在露臺點蚊香、吃水果乘涼。我喜歡站在露台看海，晴天時海是藍色的，下大雨時海是淺灰色的，到了夜晚，海是黑色。我們乘涼時，外婆唸了不少媽媽年輕時的舊事，她還問我，在學校會不會被同學欺負，嘲笑我沒有媽媽？

其實根本沒發生過這樣的事，但是我天生喜歡諂媚，喜歡順著別人的話，我跟外婆說：「有啊，他們會笑我。」外婆聽了不再說話，害我有點尷尬，擔心自己說錯話。

「阿嬤教你，」外婆說：「以後如果有人笑你，你就這樣，」她伸出一顆大拳頭，往空中狠狠揮下去，「你就湊他！他就不敢了！知不知道！」我目瞪口呆。回想起來，外婆還真不是溫馴的婦女，居然會相信拳頭暴力可以解決事情。

當時我正在發育，外婆說要幫我紀錄身高，她叫我站在露臺

的牆邊，要幫我留下紀錄，但是找不到劃記的筆，調皮的外婆就用嘴唇上的口紅。她親了牆一下。後來幾年，每次回去，外婆不忘幫我量身高，而且每次都用口紅印當記號。那面牆留下了她的唇印。

後來幾年，六合彩讓外婆賠得精光，厄運接連而來，她中風了，躺在床上快半年才能下床活動，她的憂鬱症更嚴重了。外公說，他外婆房間發現一捆童軍繩，他感到不祥，拿去扔掉。後來外婆又買一捆，趁清明節全家人去掃墓，她藉病留在家休息，等到所有人出門後，她帶著那捆繩子出門。

據說鄰居在路上有遇到她，問她要去哪裡？外婆停下腳步，與鄰居寒暄一陣。那個老鄰居說外婆當時臉在笑，可是眼睛失神失神，她是外婆最後說話的人。

傍晚，他們終於在一處小樹林找到外婆，外婆在樹上，一陣風吹來，把她的身體吹得搖搖晃晃。那天是清明節，是國小放春假的第一天，是四月一號愚人節。我接到這個噩耗，震驚得說不出話，以為是愚人節笑話。

回外婆家，他們要我在帳棚外就跪下來，一路爬進去。阿公站在家裡，把我扶起來。客廳搭著黃色的靈帳，佛號聲混著冰櫃的馬達聲音，阿姨說，外婆很平靜。我想說不是自殺嗎？但我也只能跟著點頭：「很平靜。」大家一起說謊，讓我們集體掩蓋最悲傷的部分。

外婆的朋友們來捻香，圍著她的香爐，還在期待會不會浮出數字。

兩個外公一起守在靈堂前。一個負責處理雜務，一個負責接待親友。我問外婆的男友，以後還會在嗎？他慘然一笑，說他以後不住這裡了，他要回家。我才知道原來他有自己的家庭妻小。

我步上樓梯，走進外婆二樓房間。躺在她的床上，媽媽的遺照已經被撤掉了。她們揣測，外婆自殺，該不會就是我媽的亡魂把外婆牽走了吧？她們將媽媽的遺照燒掉，化成灰燼揚入風中。

外婆的枕頭還有她的氣味，我躺在那裡，仰望黑暗的天花板，忽然想起外婆愛唱的雪中紅，不禁輕輕哼起來。親像紅花落紅塵。外婆就像一朵跌落的紅花，在滾滾紅塵找不到自己活下去的方向。

黑暗的視線，我眼前浮現穿著美麗衣裳的外婆，還坐在梳妝台前化妝；我聽見哀號聲，她揚起枝條抽打年幼的我，我聲淚俱下跳著腳；想起她目光發狠教我用拳頭揍別人的表情。她的美麗底下藏著強勢的魂魄，她不畏人們閒話，擁有兩個丈夫。想到最後一段期間，中風失去活動能力，只能由人照顧，任人擺布，她心裡一定覺得活著沒什麼滋味吧。

她是否認為，與其無趣地消耗晚年，還不如自己主宰生死命運？她究竟是向命運低頭，或者，她不想讓命運得逞？

我站在面對太平洋的露臺，望著不遠處黑色的海洋，滿腹心事地的海浪，湧起又退後，欲說還休，終究回歸沉默。

露臺的白牆，外婆的口紅印還留在那裏。我蹲下來看了好久，用手輕輕撫摸，最後把額頭貼在牆壁上。那是我們來不及的告別，彷彿外婆將親吻，停在我額頭上。

散文組 佳作

〈印記〉評語

言叔夏

這是一篇帶有強烈個人風格的作品。它幾乎是在說話的聲腔上，輕易地就以一種辨識度極高的姿態，跨越了文類的界線，而成功地塑造出獨屬於作者自身的世界。作者寫與外婆共有的記憶，以及外婆獨特的側寫，在切入的角度與揀選的經驗材料上，也充滿令人驚異而屏息的佈局。作者的筆調具有一種日本散文式的節奏，許多觀看角度彷彿是透過紙門上的破洞，神秘而充滿吸引力。全篇節制有度，文字簡潔卻充滿立體的影像感，讀完彷彿看了一部電影般地，留下光影斑駁的印記。唯結尾設計得有些過份精巧，或許作者可以在這種縝密的天份中試著稍微放輕一點（也放過自己），會使它更自然，也更保留一點位置給讀者安坐。



散文組 佳作

# 克拉克結業報告

何承蔚



## 何承蔚

---

### 個人簡介

---

一九九七年生的高雄人，目前就讀於臺北醫學大學醫學系，曾獲教育部文藝創作獎、菊島文學獎、後山文學獎等。

---

### 得獎感言

---

關於克拉克的一切都是真的。我相信散文最重要的價值來自於真實，創作者必須不斷透過體驗、學習來獲得足以和他人分享的經驗。希望讀者在閱覽完三千多字後能更加了解克拉克以及醫院生態系，即使只有一點也都是累積。

謝謝家人的支持，儘管你們常擔心我不務正業；謝謝北醫自由的風氣，讓我在大學時期得以探索醫學外的其他專業；謝謝評審與打狗鳳邑文學獎，若在 PGY 申請資料中附上得獎作品集，想必會是件相當有趣的事。

綜觀醫院生態系，克拉克絕對是食物鏈最底層的生物。

若將醫院比擬成一座森林，各個科別的醫師便是其中的花鳥蟲魚獸，負責舒人心脾、吟誦術語以及剔除稂莠。高層依照能力不同擔任造山運動或山崩土石流的角色，而醫德如風、健保給付如雨，大規模傳染病如時不時會竄起的野火。在這繁雜龐大的系統裡，克拉克的定位大約是溪畔飄蕩的魚苗，或是啃食枝葉的毛蟲。

族群數量龐大，個體價值缺乏。

克拉克是每位醫學生必須面對的宿命，位處英雄旅程公式中主角被迫上路的篇章。在四年動筆動口不動手的大學教育後，醫學生們會領到幾件白袍和一張識別證，接著從烏托邦般的校園一躍而下，降落於各醫院並開始近兩年的無薪修行。此階段的醫院初心者擅長以各種配備掩飾貧乏的實力，胸掛聽診器、手執扣診錘、口袋裡永遠塞滿各種英文小冊子，名曰「見習醫學生」。但事事求簡的醫療從業人員們並不喜歡如此冗長的名詞，大多以其英文代稱：Clerk

在某些教授中英台融合的口音裡，也就是克拉克了。

基於讀萬卷書也要行萬里路原則，毫無臨床經驗的克拉克們必須輪換於醫院內的各個部門。對初來乍到的新人而言，光是準時抵達指定地點就已棘手萬分，成群結隊時還能相互提醒，不幸落單則惶惶不安，總覺周遭人群的眼光異樣，而自己像隻披著狼皮的羊。只可惜焦慮無助於導航，當時限迫在眉睫，還是得向慈眉善目的志工叔伯阿姨們請教，「請問XX科門診要往哪裡走？」或是硬著頭皮尋求早已忙碌萬分的護理師協助，「請問OO醫師平時都在哪裡出沒？」好不容易就定位，卻不知道自己應當安身

於病房或診間的哪一隅，於是悄悄點了點提早到的同儕，試圖以眼神交流：我可以站在這裡嗎？

得到的回應常是象徵著「這是什麼問題」的微白眼或以皺眉聳肩代替的類似迷茫。

佔空間、沒有作用、有時還會幫倒忙，無怪乎克拉克有個更貼切的簡稱：路障。

然而儘管身處食物鏈底層，克拉克在進到醫院前卻也曾是優秀的存在。

類似故事在每年放榜季節的地方新聞上屢見不鮮，諸如鄉鎮子弟不靠補習拚上醫學系、受某演講啟發後立志濟世救人等等。有時連不同的選擇都能引人注目，像是各種以「棄醫從…」為標題的新聞主角。但這些大考賦予的榮光往往在大學成堆的書籍中逐漸被淹沒，直至進入醫院，重新歸零洗牌。

在實際成為醫院生態系的一員之前，醫學生們對於未來職業的概念其實並不比常人更加具體。最初的想像依舊源自親朋好友的繪聲繪影，於《良醫墨非》、《紐約新醫革命》、《浪漫醫生金師傅》等影劇中慢慢建立雛形，最終在克拉克時期幻滅。

差別在於幻滅的場域不同，形式也有所差別。

我的克拉克生涯始於外科，一個能將路障精神發揮得淋漓盡致之所在。

醫療影劇喜歡呈現的外科醫師特質無外乎精簡的言談以及風火性格，而刀房便是他們大顯身手的場所，劇情也多由此展開。但編劇未加著墨的是，一間稍具規模的醫院常有著十數至數十間不等的刀房，除了大小不同、功能各異，也並非全然按照編號順

序排列。刀房所在的樓層便是醫院內最複雜的迷宮，如何找到正確的門牌號碼總令克拉克壓力山大。

然而刀房內卻遠比迷宮更加危險。

由於人體像一罐裝滿奶與蜜的密封瓶，為了避免拆封不慎造成病菌橫行，無菌觀念可說是手術房的十誡之首。在來回擦拭的碘液與層層堆疊的無菌布巾建構出一座有形堡壘後，刀房儼然被區隔成兩個世界：能乘載穢物的，與神聖不可侵犯的。

猶記得初次進入刀房，主治對我說的第一句話便是：學弟，小心我的無菌區。

我想那大概是歡迎光臨的意思。

偶爾，主治醫師也會在剛進刀房或是手術收尾時，頭也不回地喊一句：Clerk，去刷手。

這又是另一個外科專用的暗示。

刷手是一套繁複步驟的統稱，目的是以無菌刷與消毒液除去手肘至指尖的皮屑和病原，同時也代表刷手者將能踏足刀房的核心。實際參與手術是罕有的機會，為了回應醫師的期待，克拉克們每次都刷得盡心盡力，殊不知掌握刷手的力道實乃藝術，而再精壯的手臂也難以在消毒液的反覆侵蝕下倖存。

印象深刻的是某個主治醫師心情特佳的日子，我連續被允許上了幾台刀，終於在最後一位病人麻醉前，隱隱察覺前臂的皮膚有了吹彈可破的跡象。

與刀房的各式器械相處四個月後，我帶著一雙出淤泥而不染的手臂，前往內科病房報到。

一處克拉克最容易被民眾辨識的地方。

由於刀房的穿著千篇一律，加上病人多半麻藥未退、半夢半醒，克拉克偶爾能在將病人送往恢復室的途中收到一些口齒不清的感謝。但同樣獲得成就感的方式卻難以於病房複製，病人與家屬的直覺彷彿測謊儀，能輕易透過自信值、台語熟練度等蛛絲馬跡，評判眼前的面孔屬於醫院的何種層級。

階級造成的差異在查房時尤其明顯。少數病人深知主治醫師才是住院時間長短的決策者，因此在克拉克及住院醫師預先查房時總是身心靈健全，直到白袍及膝的主治踏入病房，諸多不適才紛紛湧現。主治醫師仔細聆聽，神情逐漸凝重，出了病房淡淡一句「要認真對待病人的問題」令身後眾人百口莫辯。

然而主治醫師間其實也有著等級差異，克拉克的數量意外扮演了關鍵。

年輕主治醫師，多半處於工作家庭兩頭燒的打拚時期，查房簡明扼要、親力親為。手下的克拉克數目由零至二不等，一般只需當個適時提問的乖巧學生。

主任級主治醫師，握擁該科最大話語權，具備統領三個以上克拉克的能力。克拉克通常得事先研究情況較複雜的病人，以防主任突如其來的犀利考題。

教授級主治醫師，渾身散發德高望重的大佬氣場，擅長將年輕甚至主任級主治率領的克拉克收歸己用。查房步調緩慢、兵馬眾多，猶如童話故事中的吹笛捕鼠人。跟隨教授級主治查房時，克拉克必須隨時在旁更新病人的血液數據、影像報告，深怕有所缺漏便會在醫界永世不得翻身。

當然，克拉克的壓力也不全然來自醫院。

醫療體系畢竟是常人相對陌生的領域，而未知滋養好奇，親戚們總喜歡在聚會時試圖透過隻字片語來窺探這座白色巨塔。醫療話題在克拉克開始見習後出現得更加頻繁，彷彿披上白袍的那一刻起，克拉克就肩負全族的健康與大小醫學問題。

最大宗的疑惑往往來自家族的line群組，每當長輩身體微恙，克拉克便會收到各路訊息的召喚。雖然醫療法規並不允許近乎占卜的隔空問診，但基於人情壓力，克拉克仍必須認真傾聽，並在能力範圍內稍作鑑別。

「所以是哪裡不舒服？持續多久了呢？」我打開醫療資訊網站，像在迎接一場開書考。

「其實也不是什麼大事啦，就是人老了腰常常會痠。」接著是一長串對於年長的感慨。

親人的老去和想念，都是克拉克無可迴避的壓力來源。

另一種新型態的壓力，則與近來肆虐的病毒有關。

年初「+0」一詞成為風潮後，社會對於醫療人員的體恤達到過去無法想像的高峰，護理站不時可見企業或民眾提供的點心，而各種通路的醫護優惠也隨之興起。商品折扣成為院內網路的熱門關鍵字，頗有後疫情時代經濟即將復甦的表現。

但在面對諸多以低價包裝的熱量陷阱前，克拉克們卻仍在自我認同的困境中苦苦掙扎。

像是一座介於多國疆界的島嶼，克拉克的身份自古便是個定位曖昧的爭議問題。穿著白袍但尚無執照的狀態恰似十七歲時偷騎機車——已長大，但未成年。因此每當見到店家張貼的優惠告

示，克拉克便會在心中的天平上徘徊不定，一端是相較於專責病房來說不值一提的醫療壓力，一端是不支薪且無工時限制的生活負擔。

眾克拉克不會想過的是，彼時對優惠的猶豫竟沒有持續太久。隨著疫情爆發導致的醫療量能吃緊，克拉克開始承擔更多的臨床工作。而病毒不會心軟，一旦暴露在感染風險中，克拉克同樣需要接受篩檢與長達兩週的隔離。

至此，克拉克們才將醫護優惠用得理所當然。

身為克拉克的日子大約兩年，隨著畢業季節的來臨，多數人已著手準備各家醫院的面試。而對於未來是否要老實從醫等提問，回答也從「或許難說不一定啦」的不服氣，轉變為「大概沒意外應該是吧」的，對命運的妥協。

某個值班後的下午，我換回便服，步出醫院尋覓過時的午餐。簡餐店的人潮早已退去，只有幾個陌生面孔還在座位上交談。

怎麼會有人也在這個時間吃飯呢？我心懷好奇，於是選了個不遠不近的位置坐下，想藉由對方的聊天內容推敲一番。會是上班族嗎？上班族應該極少在下午集體用餐；或是住附近的大學生？可是學生何苦在大熱天穿著長褲與襯衫？

當我正逐一排除對方可能的身份時，幾人已將菜單拿至櫃台。「吃完再結帳就可以囉，醫護有額外折扣。」櫃台服務員說道。

只見幾人相互開起玩笑，「Clerk 算是醫護嗎？」

服務員滿臉疑惑，我莞爾一笑。

又到了新一批醫學生即將成為克拉克的季節。

聽著幾人熱烈討論剛打聽到的醫院八卦，我心中突然冒出一

個頑皮的念頭。於是乎，速速將餐盤上的熱量掃入腹中，抓準新手克拉克們收拾時的兵荒馬亂，提早一步到櫃台結帳。

「一共是一百五十元，請問是醫院的員工嗎？」

我點頭說是並拿出識別證，聲音剛好足夠讓店內幾人聽清。

趁著店員找零的空檔，我偷偷朝新手克拉克們的方向瞄去，只見幾人都露出了尷尬的表情。大概是不會想過附近竟還有另一位醫療同業，正後悔剛剛聊得太肆無忌憚吧。

帶著笑意走出店外，熱辣的陽光重新灑在身上，天邊幾朵發展中的積雨雲形似植物新長的芽。

直到繳回識別證前我都沒再遇見這群新手克拉克，亦無從知曉他們是否認為當天的尷尬窘境來自某位醫院員工的惡趣味。但我仍希望這些克拉克們有朝一日能明白，那其實是一位即將脫離食物鏈底層的待結業路障在向他們表示：

「歡迎，歡迎來到醫院生態系。」

散文組 佳作

## 醫師生涯的可貴小事

黃信恩

醫院自成一個生態系，以此為題的書寫並不少。《克拉克結業報告》並非寫實習醫師、住院醫師、主治醫師的臨床事，而是寫醫師養成中，剛進入臨床、比實習醫師還要生澀的「見習醫師」(clerk)。

在教學醫院裡，clerk的定位其實是「學生」，他們不被支薪，並且繳著學雜費。但他們必須將自己扮得正式，穿白袍、掛聽診器，學著言談間夾雜一些醫用術語，讓自己看起來像個醫師。這段時期尷尬又曖昧，就如文中所問：clerk算醫護嗎？能享院內折扣嗎？

記錄下這些瑣事，也許正是《克拉克結業報告》的可貴之處。作者文字簡潔，樸實又帶點自嘲地記錄下clerk日常，比方稱clerk為醫院的路障，又或者寫當年大考放榜進入醫學系，如今卻在醫院生態裡歸零，一種金字塔頂端與底端的對照，跳脫生死病痛書寫，輕盈道出醫院生態的花草林相，寫近身感受多於臨床所聞，通篇有個自身「定位」上的疑惑，而這確實也是處在此階段，一種從學生過渡到醫師間的焦慮。

《克拉克結業報告》報告了一段醫院初始的適應歷程，願意細膩，願意感受，願意記下，真誠的日常往往是作品最被珍視的地方。



散文  
會議紀錄

時間：2021年9月27日（五）下午 15:00

地點：高雄市政府文化局第一會議室

出席委員：言叔夏、凌性傑、孫梓評、黃信恩、廖鴻基

（按名姓筆劃順序排列）

列席：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李毓敏、陳昱瑄

《聯合文學》雜誌 邱美穎、高翊瑋

紀錄：謝旻恩

攝影：高翊瑋

### 本屆參賽作品整體意見

委員們共同推舉廖鴻基委員為本次評審會議主席，主席先請各位委員分享這次文學獎評審的觀察與評審標準。

廖鴻基（廖）：今年稿件特別多大家辛苦了，按照慣例我們請各位委員發表整體作品意見。

黃信恩（黃）：各位評審大家好，我先說選七篇是我，不好意思讓大家多看兩篇。這一次作品跟我前年（2019）來當評審時相比多了近百篇，好的作品很多，但要選出一枝獨秀的作品還是有難度，許多作品都在伯仲之間。來稿的作品有許多寫到

家人過世、籌辦喪禮的過程。另外因為是高雄的文學獎，所以在這兩百多篇作品裡有很多提到高雄元素，但大多流於表面，僅有地名的提起，有些又太像讀史，敘述過於生硬，比較沒有呈現在地生活細微的感受，是這次以高雄為主題的作品比較不足的地方。這次入圍的 21 篇作品在文字、結構、題材上都有一定水準，不過因為我當過 2019 的評審，這一次的入圍決選作品，從文風和技巧來看，發現有很多似乎與 2019 的作品是相同作者。我個人選擇的標準之一是自然，太過設計精巧的作品會失去自然的味道，這種自然也不是閒雜無章地寫，而是一種經營得自然的狀態，另一點是我希望作品讀起來是深刻的，有一種來自第一手現場的感覺，能夠超乎我的想像，比方描寫一段社會觀察，能呈現出電視、雜誌這類報導無法概括的個人性。另一個評斷的標準是風格，這個風格包含文字、結構、題材、句式。最後純粹是直覺，這種喜歡比較難解釋，可能就是對到自己胃口吧。

**孫梓評（孫）：**各位老師大家好。閱讀本屆作品，最大的感觸仍是素材和技術的貧富不均。也許五千字篇幅確實提供一個夠大的舞台，允許作者揮灑故事，但是單純述說故事並無法成就散文的寫作。如何述說，仍左右了作品的完成度。本屆作品，不約而同有比例較高的關於女性身體受到傷害、或是擔心身體受到侵害的主題，少部分與性傾向相關，最大宗仍是「人」的寫生。因此，在閱讀所有作品之後，雖然有許多篇都很「好看」，也會忍不住思考：散文，還可以有怎樣的可能？相信這也是所有散文寫作者除了服務敘事之外，如果對美學

還有追求，也會自問的。因此，我初選的五篇，挑選五種不同面向、不同主題的作品，或許也包括五種寫作者的態度吧。

**凌性傑（凌）：**大家好，這次數量 224 篇真的很驚人，因為每一篇上限五千字，我看到許多作品其實是兩三千字就可以解決的事件，作者希望把五千字填滿，這樣過度填滿的作品，閱讀起來很有壓力。我覺得散文最能反應現實生活，在這次作品中看到很多人生故事大集合，最吸引我的是各行各業職業身份各有難處，把自己的生活交代出來這部份很吸引我，所以我選的時候會照應到不同性別、身份、職業類別，各選了一篇。其中親情家庭書寫是最大宗的，這次我也看到過去比較少出現的職業類別，比如教師、代理教師、公務人員。公務員的故事我認為不容易寫，有一篇把單調重複的生活寫得很有趣。我覺得散文是一種聊天的藝術，藉由聊天把感情或是故事訴說出來。我在欣賞作品的時候會傾向於挑選那些適度留白、不過度聒噪的，這才是上乘之作。那些過於虛張聲勢、張牙舞爪的文字我在第一輪會先淘汰掉。在這一批作品我看到台灣的高齡化社會現象，寫育嬰的變少，歌頌青春的變少，寫老的、寫病的非常多，印象深刻的是有一篇文章說：老人的朋友是肺炎。從這些作品裡面可以看到大家有一種共同的關懷，面對這些共同關懷的時候我喜歡有個性的作品，寫作者看待人事物的眼光會直接影響散文好不好看，我會留意文章是否有洞見、有覺察、有敏銳的感受。在這些作品裡面我特別保留位置給一篇論述型態的散文，這篇說理說得很高明，帶有感情，讓我被說服。

言叔夏（言）：各位老師好，因為這一次稿件很多，我自己覺得要其中選五篇太難了，第一輪就挑了十幾篇左右吧，很多伯仲之間很難取捨，最後也只能用其他老師提的方法，選題材或敘事表達上特殊的作品。這次其實水準很一致，文字技巧上也在類似的水平上，但讀下來感覺好像亮眼的作品比較少，不會有一讀就是第一名的作品，可能跟老師說的跟字數問題有關。另外過去在同一年文學獎上會看到某些議題被大量寫作，而這一批給我的感覺是呈現各種不同群像，這種群像的邊界不是很清楚，好比作品談論的議題涉及疾病並混雜談性別，出現議題消彌的狀況，所以沒有過去集中特定核心關懷議題的狀況。當然還是有許多關於女性或是同志命題的出現，但相對的比例或企圖心並沒有呈現出這個時代的大家都必須要做這件事上，所以相對來說很多作品讓我感覺表現很樸素，技術方式也是絮絮叨叨的在寫的。這種很直白、敘述感強烈的寫作形式讓我覺得文字的完整度上不足，會覺得整批來看大家有各自不同人生，但是差異度不大，只是置換另外一種故事而已，讓我覺得挑選有些困難。那最後我還是回到文字、文學技巧上，作者有沒有選擇從一個位置出發，去看待與他人能共享的經驗或身份。散文對我而言是一種從某一個點開始朝向另一個點發散的過程，展開流域，如同河流在日常中穿行，可能觸碰某些沙洲、樹木、河岸產生自己的生態系。我自己會希望在這些作品裡面找到作者可以很自由的去看到生命當中不論這個議題的界線或有沒有這個界線都不是重點，重點是能否栽植成自己的生態系，這樣的作品是我比較感覺

得到說服力。

廖：我非常認同剛剛梓評說的散文寫作還有沒有什麼其他的可能性。從來沒有看過那麼多文學獎件數，在這樣競爭激烈的情況下，但也因此看到了不同作品類型與其帶來的可能。各位委員有不同標準，我會比較認同開創性，他突破了過去散文書寫的範圍限制，比如說剛剛性傑提到的講道理那篇，我就覺得是很特別的呈現。那這樣的形式最後考驗的就是是否整體的感覺自然或是過度修飾或經營。整體來說優秀作品很多，要選五篇很困難與掙扎。那我們進入一票的討論。

### 複選結果

本屆散文組總收件數為二二四件，複審結果共二一件作品進入決選。三票一篇，兩票四篇，一票十六篇。作品得票數如表列：

三票	〈聽說，冰箱裡有光〉 孫梓評、黃信恩、言叔夏
兩票	〈克拉克結業報告〉 凌性傑、孫梓評 〈掠龍母女〉 黃信恩、言叔夏 〈島嶼群像〉 廖鴻基、凌性傑 〈太陽照在路上〉 廖鴻基、黃信恩
一票	〈反作用力〉 黃信恩 〈我睡覺的時候〉 孫梓評 〈藝術邊境〉 孫梓評 〈靜物之聲〉 黃信恩 〈橋〉 言叔夏

〈消逝的書桌〉 凌性傑  
〈紅酒燉牛肉〉 廖鴻基  
〈末路狂花〉 言叔夏  
〈我們慢走〉 黃信恩  
〈印記〉 言叔夏  
〈雜物〉 黃信恩  
〈等雨〉 凌性傑  
〈移徙〉 廖鴻基  
〈北台灣大逃亡〉 孫梓評  
〈一本為完成的變態觀察日記〉 廖鴻基  
〈師父藏鋒〉 凌性傑

經評審委員討論，兩票以上作品進入最後決選，一票作品有一位以上評審附議者，也進入最後決選投票。

## 一票作品討論

### 〈反作用力〉

黃：〈反作用力〉的題材在此次是比較少見的，藉由運動游泳來寫其中的故事。我選他有一個原因是讀完這個作品有身歷其境的感覺，彷彿作者把我帶進泳池游泳，我喜歡這樣的臨場感。但作品也有缺點就像言老師說的有絮絮叨叨的感覺，可精簡的事件卻拉長敘事，讓作品到最後覺得有些冗長。這篇作品可以再多帶入一些深刻的哲學啟發與反思，把敘事視角拉開拉廣。不過主要還是因為游泳的題旨讓我選擇了這篇。

## 〈我睡覺的時候〉

孫：這位作者的寫作風格基本上像是一種簽名，很容易就能讀出是誰寫的。我們往往會預期一篇散文應該有形狀清晰的故事，但這是一篇很長的敘事詩，將自己身處台北做為人妻，住在一間市值一千五百萬的大倉庫裡面所必須忍受的種種，與可能是馬來西亞的外公、媽媽，還有自己成長中所經歷，如今因疫情暫時無法重返的故鄉記憶，用一種厭世的語感呈現。我覺得他最強大的是對散文的破壞，雖然有四千多字，卻縝密地以意識流的方式，編織出文本。「睡著」像是回憶與夢境，也是可以離開現實的方式，但這種「睡覺」又是岌岌可危如履薄冰，隨時會被現實叫醒，比如最後的結尾。作者以詩意的方式寫出一種普遍的，現實如同服勞役的狀態，看似散漫卻風格飽滿。

凌：這篇我剛開始有選後來放棄，這是很適合用佛洛伊德理論來解析的文本。我想到《空間現象學》作者說過：「有一些文本刻意作成詩的樣子，但其實不是詩，只是一種壯麗的語無倫次。」這一篇文章似乎比較適合跟精神醫師溝通，而不是跟普通讀者溝通，所以我放棄。這批作品中有很多寫到精神疾病或憂鬱症狀態，我閱讀作品時如果感覺到身心能量有一些不舒服，也會直覺的放棄。如果讀完能夠有慰藉、救贖之感，就會選擇保留這篇作品。

言：我原本有選但為了五篇就放棄了。但昨天再看一次我是可以支持這一篇的。當然大家也知道這是很風格化的文本，一看就知道作者是誰，當初沒有選作品進來很主要的原因是因為作品篇幅很長

卻硬要填滿空隙的部分，但是這一批作品裡面少數寫出他個人風格的作品，所以文字上是願意支持的。那這一篇跟〈反作用力〉也有想選，但昨天在重看的時候我會覺得找不到作用力與反作用力指涉的對象，但是這一篇〈我睡覺的時候〉，是有一個相對尖銳的批判對象或是批判性的存在在那兒，用像是貓毛般的語言包裹他跟世界摩擦的靜電與火花，讓我覺得即使他是厭世的，也仍然有燃燒的可能。

廖：這一篇各位是否覺得很像美術作品中的印象派，用色彩塊點來拼做好的作品，那我原本也是支持這篇開放性、風格化的作品，用睡覺代表對現實生活的無奈感，十分強烈，所以我會支持這一篇。

黃：我覺得讓我閱讀起來有種隔閡，我通常在選一個作品時我會找很充分去支持他的理由，但我讀這篇有時候覺得太跳躍了，讓我接不太起來，可能是風格之故產生了隔閡，讓我很難被打動。

討論結果：獲廖鴻基、言叔夏附議，進入決賽最後投票。

### 〈藝術邊境〉

孫：這篇可以搭配〈末路狂花〉來討論，因為都提到了香港抗爭運動。作者先以第一人稱親臨現場的筆法寫2019年11月香港理工大學圍城事件，把那經過，以紀錄片方式紀錄下來。但是，文字有用嗎？對抗爭和受苦的生命有幫助嗎？他對此進行反思，舉了愛德華多·加萊亞諾所寫的例子：一對兄弟

經歷了屠村的戰爭，一個攝影家找到了血泊中的兄弟倆人，原本已經擎起相機，最後卻放棄了拍照。由此，又帶出一個從香港到台灣讀書的研究生，香港的抗爭者／台北的研究者，兩人命運如同愛德華多·加萊亞諾筆下的學生兄弟／攝影家，此時文章思考的點同樣聚焦於：書寫或研究，對這場被迫中止的抗爭，能產生什麼意義嗎？藝術究竟是有其「邊境」，或是在那看似「絕境」之處，還能逢生？作品結構很有趣，非對稱式的開展，如同破碎的鏡子，照映出他自己，甚或是做為讀者的我們，也感到困惑的部分。其中的思索，是文學／藝術面對殘暴政治／現實時，人的作為與不作為。雖不能說是很成熟的作品，卻相當真摯。

廖：他用事件本身反思了「為何我要寫」、「寫了有什麼用」的這些命題。我覺得有點矛盾是，作者質疑書寫有什麼用？而最後還是寫下了這篇作品，而為何書寫的命題最終仍無解答，這感覺就有點落入矛盾裡。

### 〈靜物之聲〉

黃：我想在座幾位評審對他的敘事會有印象，因為2019年時有一篇文章叫做〈所見〉，內容是說他要去捐肝，在病房等待的過程。印象很深刻是那次廖老師還問我說捐肝要切掉肝臟的多少。這似乎是同一位作者寫的，也許計畫要寫一系列捐肝的故事，在這系列挑出一篇來參賽。我覺得作者有找到自己的聲腔，不是普通常見的選字措辭，另一個優點是在於他會

細膩的感受病房的事物，不過也出現一個問題：在這麼大的篇幅裡，有很多片段是圍繞在一個不斷想像的思考中，好像沒有辦法跳出一個層次，繞圈子，有一點像是原地踏步，若此文能隨著文字一層一層推進，也許會更好。此外，我蠻喜歡他的題目〈靜物之聲〉，當中寫去捐肝後回到加護病房，因為插管而喉嚨受傷沒有辦法發聲，他的結尾很好，像是想說什麼但沒有人聽得懂，這使得他更能在加護病房裡面感受幽微物事。心思很細膩，這個細膩是很特別，也很值得鼓勵。

孫：不知道是不是人格特質的關係，黃老師圈選的作品，都是「流速」比較緩慢的？並借用很小的場景去開展觀察。〈靜物之聲〉的文字頗為講究，作者可能是詩人，有自己文字的模組。許多身處加護病房中的細節描寫都很生動。只是會有點猶豫，用這樣篇幅來寫這個主題，會不會稍嫌太長。

### 〈橋〉

言：我覺得這一篇作品用小說式的筆法開展，他寫的是一個強烈的當代感，比如每天上班前要越過幾座橋，到幼稚園去當老師，但其實內在有很多對生活的不認可。那我覺得作者掌握到抒情散文寫法，從一個意像去開展。所以雖然整篇文章的句子、技法很斷裂、跳躍碎片化，不斷在意識裡面與世界對話，可是我會覺得他帶來一個很好的暈眩感，圍繞在這橋的意像中心，跟世界進行對話，同時又有開展往外迴旋、暈眩、破裂感，這讓我讀來很容易跟著作者一起在他的生活中穿行，

這是我的閱讀感受。這一次很多作品都會處理這樣的題材：許多篇處理到當代生活的問題，二、三十歲的世代，他們在城市生活的迴旋中無法出走，我覺得這一篇是裡面處理比較好的，有一個反覆追尋的過程，但在這過程中一切是碎裂掉的，可是他把這個碎裂製成自己的鱗光。橋代表了溝通也代表斷裂的意向，溝通與斷裂的意像在這裡反覆的編織，編織的過程既有漏洞卻又結構起來，所以我還蠻支持這篇。

孫：重讀時我也想支持這篇。作者用第三人稱寫出連結的斷裂：「橋」的意象很聰明，橫跨在人我之間、人神之間、人和自己之間。作者的文字表述往往是意在言外的，常有帶刺的說法，但這個刺，是為了帶出那種沒有希望、被困、受傷的感覺。整篇傳遞出一種適應不良，很像沒有順利跨進成人世界的小孩，是某一個世代的群像。

廖：我有意見的是在：三頁「滿口謊言？」、七頁「一片嗡嗡黑影」、九頁「橋已斷」，這樣寫我覺得有點刻意。不過如果他能維持前半段的書寫是好的、矜持的文章，後面有點鬆垮掉。

討論結果：獲孫梓評附議，進入決審最後投票。

### 〈消逝的書桌〉

凌：我很喜歡〈消逝的書桌〉這一篇，作者應該是熟讀女性主義理論，但女性主義理論在他的生活裡像是完全派不上用場，所

以他只好用〈消逝的書桌〉來重新書寫屬於自己的女性主義和女性意識。我發覺我選的五篇裡面，最喜歡的前兩三篇的都是跟女性身份、女性在職場和家庭角色的故事有關，可能因為我不太能理解那種生活，所以很容易被他們敘述的細節打動。我覺得作者可能對數學很迷糊，作品當中的一百四十公分卻寫成一百四十米，雖然這是細節上的小瑕疵，可是她也很清楚地記得這些數字，代表著他不斷在空間中壓縮自己，把自己的空間退讓給丈夫和小孩。他原本選擇的人生應該是充滿挑戰的吧，最後也不得在世俗的眼光底下結婚並生了兩個孩子。作者的某些觀點我很喜歡，讓我想到五月到七月的疫情時期必須在家煮三餐的感覺，她提到魯迅，說人生最難的是那些川流不息的吃飯。意思就是不斷被瑣事襲擊。這是一個在職場與家庭的女性面對的最真實情境，藉由這張書桌來進行自我定位，寫得很流暢生動，似乎可以把職場身份和家庭角色寫成一本書的感覺。

黃：這一篇我可以支持，這也是我當時想要選的作品之一，我覺得她的文字十分直白，有散文如話家常的感覺，在文章敘事裡面可以感覺到人生價值觀的變化，這部份蠻吸引我的。她的結尾也下得很好，通篇從書桌的消失寫到自己的故事，夾雜豐富閱讀經驗，算是經營成功的散文。

討論結果：獲黃信恩附議，進入決賽最後投票。

## 〈紅酒燉牛肉〉

廖：雖然飲食為題材的文章很多，但會選這篇是他把人生、家庭的問題跟飲食結合的幾乎沒有縫隙，非常自然的安排幾乎看不到刻意的痕跡，包括對話也十分恰當自然。

孫：透過料理的過程，食物與抽象狀態的對位，把憂鬱的童年和失敗的父親形象給表現出來，有部分的描寫是精采的。但文中出現大量的對話，使整個描述略為鬆散，末尾的「微和解」有點落入俗套。

## 〈末路狂花〉

言：這篇我有猶豫是否選進，最後就選進來了。這篇跟〈藝術邊境〉也有觸及到香港的問題，不過他用一種邊外的方式去寫。裡面說他朋友得文學獎要他幫忙去領獎的過程。這篇作品有一種雙層對寫的意味、企圖存在，二者都是很徬徨的，不論在台灣或在香港的人，寫到後面我會覺得他幫忙領文學獎獎項時，也碰到了〈藝術邊境〉同樣的問題，這個年代面臨到的暴政與極權世界如此龐大，那寫作有什麼用？他們去探問這個問題。也從這個問題去連結到香港作家黃碧雲，以及他要在公館找舊書的過程。寫來雖然他一個人在那裡晃蕩，但其實他在寫跟香港這位朋友，不論你是香港人、台灣人在這個時代大家都是在逃亡的，既是面對彼此，但也同時面對同一個地平線。這篇在處理上把一個蠻現實的、政治的、硬的東西放進去，使用抽象的方式翻出來，所以書寫上有一種轉彎的過程，所以我最後選了這篇。

凌：我覺得這篇篇名可以改成〈尋找黃碧雲〉或是〈論寫作〉，我在讀的過程中就想到很想把手邊所有黃碧雲的作品送給作者。這一篇跟〈藝術邊境〉我覺得這兩篇都有一個核心主旨叫「論寫作」，我可以接受全篇都用論述性語調來寫，不過其中一些敘事內容和主要論述是脫鉤的，那種斷裂感有點怪。那時在談〈藝術邊境〉時我有個想法，在談寫作的時候，作者會想要炫耀所有讀到的東西，但這樣反而尷尬，作品中最亮眼的文字都是引述來的。有點像是引文精彩度大過論文主體，是很尷尬的情境。所以這篇寫到「寫作的追求、信仰和實踐的議題」時，總覺得似乎還少了什麼。

### 〈我們慢走〉

黃：我整個被孫老師說中，我選的作品都很慢。但這篇是讓我讀起來很有溫度的文章，貫穿全文的字眼是「慢」，把「慢」處理得很有味道，比方他很慢但他的爸爸很急，有父跟子之間的對照，在開車的回憶裡，爸爸在副駕駛座叫他快一點，還有回憶以前他會是快的孩子，但漸漸發現自己人生中有許多慢的事件，包括他跑步是最慢的，甚至像是爸爸也覺得他人生進展很慢，希望幫他趕快安排人生大事。讀完後有很多回音的感覺，在慢裡失去也獲得。

### 〈印記〉

言：這篇不知是他的斷句或陳述的方式，我讀起來的感覺有一種日本散文的感受，他有一種很清淡從一種情境滑移到另一種情境的過程。這個散文寫的是親情的素材，在這次作品中很多這樣的素

材，很多人在處理這種素材的時候，好像很靠近的去處理他，但是這篇在處理時，有一種像隔著紙門，從洞裡窺看的感覺。這種感覺可能就像是信恩說的，也不知道為何理由但就是非常的喜歡，透過一個洞去看外婆和媽媽的歷史。其中這個故事裡面不免有許多蠻驚人的片段，主角是一個很特別的外婆，她會打扮去參加聚會，她有一個情人也同時和外公住在一起，這部分有點戲劇性，不過這樣懷疑人家人生也不好，我讀來會覺得最後選這篇是雖然有許多 drama 的片段時，但陳述的方式是能說服我的。另外作品有時會出現一個反身過來看自己的感覺，比如後面寫到外婆問作者一句，作者說：「我天生諂媚」，我覺得時時會被這種回馬槍指向自己的感覺觸動到，很像紙門後面的自己突然冒出來，有一種驚喜和快感，所以我很支持這一篇。作者的處理舉重若輕，比如他們家露台後面可以看到太平洋，故事最後收在那邊，就收得很漂亮。

凌：我很支持這一篇，這也是原本選十篇的時候很亮眼的作品。在處理隔代教養、母親死亡、阿嬤跟外婆間的權力關係時，都非常細膩。這也是這批作品裡面說故事能力最好的，故事也真的很好看，尤其是外婆特殊的人物形象，一妻多夫的關係。另外，還有特殊的生命遭遇，譬如說簽六合彩致富，後來賠光錢，最後又選擇上吊自殺，這些都是很尋常的人生經驗，反而覺得這篇的標題可以改成叫做「末路狂花」，這個外婆真的有末路狂花的感覺，我覺得他在寫外婆形象時真的很動人，戲劇感太強了，比如說幫孩子量身高用唇印去量，這個部分很有趣、情節離奇，尤其是結尾又故意做了這樣的設計，「那是來不及的告別，彷彿外婆將親

吻，停在我額頭上」，這樣的重複連結是比較多餘一點。

孫：作者透過一種佯裝輕快的口氣，將外婆佻達的形象給鮮明呈現，隱藏在外婆個人人生底下的，其實還有許多傷痕，輕輕帶過，卻不讓人覺得不滿足，更引人遐想。外婆這一幅驚人的畫像，不因「我」追憶的口吻，容易出現某種耽溺，而顯得厭膩。相反，作者非常清楚調味的輕重，使原可能流於感傷的材料，節制而有溫度。也正因如此，文中的小缺陷便有點離奇：一，清明節和愚人節應該不會是同一天。但也可能是小孩記憶不清楚？二，外婆若晚年中風，需要人照料，如何能夠獨自前往一棵樹？

黃：他的優點大家都有提到，故事很有張力，文字也非常好，感覺是很有經驗的寫作者，不過這篇讀起來也像大家提到的，有一種戲劇感。我想這種戲劇感，有部份源自精巧的行文，那是作者經營此文的用心，但它卻可能削弱了真實感，即使是作者的真實經驗。

廖：這篇我傾向支持，因為他寫的是一種巨大的悲傷，但又要幽默敘述，我覺得講故事能力很強。

討論結果：獲廖鴻基、凌性傑附議，進入決審最後投票。

### 〈雜物〉

黃：這篇我會跟〈消逝的書桌〉一起看，他們的寫法很類似，從生活裡面常見的事物做深入探討，這篇作品是從雜物的取捨來延伸探討的一篇散文。作品中間有一段先談到育兒，在大約第三頁後半

段才討論到雜物，有些敘事還不錯比方第四頁說到「衍生細長而頑固的根系」，用這樣的比擬來寫雜物我覺得很特別，到最後她要買新家然後清理雜物。我覺得這是很典型從生活經驗啟發的散文，要說缺點就是少了那麼一點新意，是否能夠在這些生活經驗裡做取捨，並帶給讀者更多新鮮的感受。不過就一篇散文來說已有一定的水準。

### 〈等雨〉

凌：〈等雨〉是一篇，我覺得是把公務生活寫得很特別的作品。公務體系的職場經驗其實不容易放在散文中，因為都是重複一樣的事情，他做的工作也很單調，是在測量降雨的資料，這個菜鳥公務員用很直覺式的寫法呈現內心細膩的感受，特別的是他跟夥伴浩哥之間的相處，尤其是結尾那邊有一點曖昧，這是很突如其來、很動人的一筆。但錯別字太多了。

孫：我想要支持這篇。等雨是工作，兩人一組，但「我」在實施等雨作業的細密觀察中，不時流露對於搭檔的凝視，那些眼神似乎是自知但不願踰矩的眼神。於是在豐富的氣味，截斷的語言，看起來缺乏交流的對話中，「我」讓自己藏得更深，因為他已經知道道路落石的下場。卻又忍不住在拍照時，流露出真實的心意。那麼，他等的，就不只是雨了。

討論結果：獲孫梓評附議，進入決審最後投票。

## 〈移徙〉

廖：我其實後來覺得可以放棄這篇，當初選這篇大概是因為自己有女兒，會有同樣不捨的心情吧。

## 〈北台灣大逃亡〉

孫：這篇結構很特別。雖然篇名叫〈北台灣大逃亡〉，看似寫的是陳進興的逃亡過程，但作者鎖定的主題，其實是女性（及其身體）如何置身於90年代。將近一千多字的開場，從多年後她成為週刊記者所見所聞，帶出90年代的陳進興事件，並寫出當陳進興成為逃犯時，自己的小歷史如何跟台灣的大歷史交織起來。當年陳進興犯案，搶劫、擄人、強姦，犯案細節被報導，成為閱讀者杯弓蛇影的心理感受，那些恐懼的陰影面積，被描寫得很細膩。而透過這個奇特的結構，作者不僅呈現了自身獨特的身世，也用側面的方式，為已經消失的90年代留下拍照。

廖：我覺得作品想批判媒體報導，但又很血淋淋的表達事件，我覺得如果批判嗜血媒體但又寫出這樣的東西有點矛盾。而且牽扯得太大了，一直覺得不知道跟達賴喇嘛有什麼關係，讓我覺得作者想要做大，但是礙於篇幅的關係，還有作者本身的高度是否足夠來看待90年代所發生的這些事情。

孫：拍攝達賴喇嘛的攝影記者，認為那是他自己職涯中的重要紀錄，但同時，他又必須為了報導工作去酒店偷拍，甚至與陳

進興的太太有情色交易，這樣的矛盾呈現出工作中不得已的地方，還有聖與俗的對比。另外，作者控訴當年嗜血的媒體公布案發細節，讓身為女性的她深感恐懼，但後來她自己成為週刊記者，也進入這樣的體系運作——似乎，那不只是一個人被迫面臨改變，還包含整個台灣社會共同面臨的窘境。

### 〈一本未完成的變態觀察日誌〉

廖：雖然有一點把大學生當作試驗品，但是作者當大學老師的觀察，從新生到第二期，用昆蟲變態來形容，包括這個書寫都相當深刻、特殊的視角來看大學的百態，這是我選擇的原因。

### 〈師傅藏鋒〉

凌：這篇我可以放棄，但這是好看的散文，吸引我不斷看下去。敘述流暢且恰到好處。學太極拳的主角，去跟拳擊手對戰，藉由轉學現代武術引出傳統與現代的爭辯、信念的轉移，行文老派但內容吸引人。作者引用電影一代宗師的句子時，就把核心主旨說完了，作品的見解也沒有超越一代宗師的經典名句。核心理念來自別的作品，這是比較可惜的地方。

## 兩票作品討論

### 〈克拉克結業報告〉

凌：這篇作品寫醫療，從實習醫生角度切入寫醫療體系，寫得樸實但

內容豐富具有層次。以實習醫生的身份帶出這個體系的階級差異，這樣的階級差異也可以置換成實習老師或是流浪教師的生活型態，他們都有種很尷尬的社會處境。這些作品都有一個共同點，我原本找不到那適切的形容，但這部作品卻為我找出來：「克拉克代表已經長大但未成年的狀態。」我覺得不論在寫實習老師、流浪教師或實習醫生，都有這樣共同的生存處境。敘事方式簡單明瞭沒有太多複雜的技巧，是十分誠懇交代生涯故事的作品。

孫：我一直覺得在台灣，醫師作家的散文自成一格，可能因為這種特殊的專業與經歷，是一般人不容易接觸到的。此篇以見習醫學生為主角，筆法跟另一篇〈聽說，冰箱裡有光〉都是容易取得讀者好感的寫法，流暢而詼諧。還有一個優點是，當我們身處一種身分或階段時，會擁有該身分或階段才可以感受到的細節，作者很聚焦地寫出其中甘苦，讀起來很觸動。

黃：我好像應該講點話。先解釋一下克拉克的階級是比實習醫師再下一級，他是實習醫學生（或稱見習醫師），在醫院還是定義成學生的階段。這篇是很難能可貴，很多散文會從實習醫師、住院醫師、主治醫師的角度出發，卻很少從克拉克階段出發。也誠如評審提到，這個結業報告深刻的寫到克拉克在醫院生態的角色定位，作品比較多焦點放在位置的探討，卻比較少寫到身為克拉克階段所面對、看見醫療現場的衝擊。可能因為我在這樣的環境裡面，所以看到他的結業報告時，會想要看到更多自己可能忽略或沒有注意到的東西，一種克拉克階段在第一線現場深刻強烈感受

的東西，比如第一次看到人的胸腹被剖開的畫面，這個感受是很深的。在這篇作品比較沒有寫到這些，而是聚焦在身處醫療場域學生的某種矛盾身份認同。如果能增加這方面的書寫或許更有可看性。不過基本上我也支持這篇作品，因為在克拉克階段的醫療寫作是比較少看見的。

廖：門外看到這樣的身份是很新奇又好奇的，以前也不知道醫院有這樣的身份。

### 〈掠龍母女〉

黃：我蠻喜歡這篇掠龍母女，「掠龍」就是台語的「按摩」，文章蠻樸實的，不會太多文學炫技的情況，但平淡卻不枯燥，真誠自然，寫按摩的劇情鋪陳有層次。一開始寫到小時候按摩是為了增高，後來是為了要紓解壓力，雖然單寫按摩但故事是有在前進的，隨著人生的階段、時間的進展，帶來不同的按摩感受，當中也寫到男按摩師和女按摩師和母親的事情，想像母親在接受異性幫她按摩會有什麼想法。透過按摩處理了母女之間的關係，並對按摩描寫做了很好的經營。

言：這一篇確實處理很平實，這一次有許多處理女性身體，這一篇關於處理女性的政治與意識，我覺得他的好處就在於似乎要拿起什麼但在某個地方停下來，這樣的處理方式成為我選這篇的原因。因為按摩這個空間是私密、陰暗、人與人的接觸只有身體，卻也同時是很細微、曖昧的界線。我覺得作者

的這篇文章用一種很縝密的方式，去慢慢推進到那個界線的時候，好似要碰觸到那個界線卻什麼又沒有觸及，這篇文章最吸引我的地方大概是這種「又沒有」的感覺。她處理她跟她媽媽的關係也是如此，裡面提到媽媽去按摩，當時父母已經分居十年了，那時她就在想母親被按摩時是不是也有慾望的部分在。她有趣的是她都在某個地方停下來，似乎是作者的某種人格特質去引導我進入這篇文章，總是保留一個空間給別人。就如同我們被按摩的時候，可能人與人的防禦界線也是被保留的，保留一個空間讓疲累的身體得以從中休息。這篇也是寫的絮絮叨叨但讓我有一種休息的感覺。

凌：這一篇也是很喜歡原本有選，那時候我有先去谷歌查一下「風雅養身館」在哪邊，覺得有那麼好的地方也想去一下。最吸引我的地方，是作者啟動直覺式的寫作，文章自然流動，大量把場景描述給我們。剪裁或許有一點問題，在讀跟按摩有關的散文時，我自己最喜歡的還是鍾文音寫過的〈骨肉〉：其中的「骨」「肉」有多重意思，代表母女的關係、身體骨頭肌肉的關係，其中講到筋膜沾黏、身體結構，要推開時會痛，但痛完後會獲得和解與重生，這個象徵也折射文中整骨師的妻離子散、骨肉分離。〈骨肉〉的層次非常多樣，但這篇作品的結尾有點失控，敘事論調拔高，好像一定要做一個高論，有點突兀。

### 〈島嶼群像〉

凌：我剛剛說這是散文比賽很稀有的品種，一般文學獎不會有作品敢這麼大膽的嘗試，也不是一般文學獎會出線的主流敘述。作者夾敘夾議，尤其議論多過於敘述。此文講述紀錄片導演的生涯，原本是一位老師，辭掉老師後出國唸電影，念完電影後在諾曼第偶然想到台灣這片土地。作者的生活經驗並不是偶然，似乎有一條線隱隱連結著，心中的鄉愁跟引文可以互相對照，引文我非常喜歡，扎根的需求於是就顯現出來了。作者從個人的記憶出發，想要去建構一個集體記憶的教育行動，讓我非常感動。這種論述式散文不容易寫，理論呈現非常精彩，中間很多片段的部分也是適可而止，比如紀錄片拍過那些原住民、客家女子、雙胞胎、鄒族小女孩，紀錄片出現過的不會多說，而用以自己的理解方式來看待台灣島嶼群像。

廖：作者很大膽的用論述道理的方式在書寫作品，我選他的原因是因為台灣社會是需要這樣的思考想法理論的，理論非常精準。

孫：讀此篇時會想：為何文中提到的素材是以羅列的方式，而非敘述的方式呈現？讓我覺得它比〈克拉克〉那篇更像「結業報告」。此外，這篇最後導向一個立論，但似乎太過輕易，沒有說服我。最後，從文章內容的線索可以查到這位作者曾經寫過的一篇得獎感言，居然跟此篇開頭一模一樣，這似乎不是一個理想的處理方式。

黃：這篇當時讀到覺得有企圖與抱負的，所以當初在挑選複選時也掙扎很久。但我當初沒有選他的原因跟梓評很類似，前面這三段很像官網上的制式簡介，整體讀起來像是成果報告書，我後來想想文學的韻味在這篇文章中是缺乏的，文學當然也不該被限定，或應該長什麼樣子，任何作品都應該是文學可以包覆的範圍，只是對於我閱讀上的文學喜好，還是會希望有那種「散文韻味」在。

言：我簡短地講一下，雖然篇名叫〈島嶼群像〉，但在我讀完時會覺得作者似乎自信很強大，像是通篇在說他做了什麼事、他做了什麼事，這會讓我對這種自信很不安，彷彿所寫所文並非私密，而是為了一種展示目的。其中也對文中的龐大敘述感到不安，或許群像也只是一種自我的投射？種種都令我感到困惑。

### 〈太陽照在路上〉

黃：這篇我還蠻喜歡的，第一個她的文字很好，像是職業作家水準，這篇文章也是很有詩意和浪漫的，書寫男女之間特別的情感，整篇讀起來充滿浪漫和自我，非常有藝術品質感的作品。這篇文章讓我聯想到2019年〈離開妳城，走他方〉這篇作品，場景也在法國，也是一段奇妙的感情。我上次沒有選那篇但這次有選，因為這次比較具體更容易進入她的敘事場景中。第二頁第三段「像你包圍過來未經修飾的遠古的骯髒的卻又詩意的氣息」，句子十分個人風格，並為了那個男人

來到台灣不帶任何東西，希望進入他的作品以更認識他本身，但這一切卻只是她當下的愛戀。整體讀起來就以愛情來說寫得很有藝術與質感。

廖：我也是認為他是這一次作品裡面藝術性極高，不論美學的、情感的、意識的、肉體的都很優美，如同黃老師說的這篇可能是捲土重來，但我比較傾向作者能寫新的東西，而不是修改舊的捲土重來。

凌：我原本有選，我被其中的情調所吸引，但後來想一想，作品的引文也是強過於正文，覺得可惜。我比較疑惑的是人稱的使用方式，原本沒有交代為何用「你」作為敘述人稱，後來人稱變成「我」的段落彷彿就沒有神采，讓我覺得困惑。

### 三票作品討論

#### 〈聽說，冰箱裡有光〉

黃：這篇跟 2019 〈三十而慄〉好像是同一位作者，行文會用自嘲幽默的方式，但又似乎包藏一些悲傷。當然是不是同一位作者，並不是主要該考量的問題，主要還是要看他的文字和寫作的新意。這個作品的文字和結構具備一定水準，能夠把「胖」在生活當中遇到的事情幽默地寫出來，似乎這個胖對作者來說不具殺傷力、能夠和平共處。這篇文章有個小缺點是，文章中有些畫面敘述可能為了彰顯效果，而略顯誇張。不過整體讀來，把胖寫得精彩豐富。相對整批作品是比較輕

鬆幽默的，所以選了這篇。

孫：這次有多篇作品呈現女性對於身體的反思或焦慮，這篇也是。作者有強壯的寫作能力，將自己身為豐腴的女性如何面對長期以來各種挫敗的心境，不使用控訴，而改以自嘲的方式流暢傳達。通篇書寫穩定，不會突然失控，最後又有神來之筆，是一篇讀起來感到愉快，但本質其實悲傷的作品。

言：這幾年在文學獎容易看到類似素材寫作，比如清大隔幾年就會出現類似的素材，今年也是。這篇如同兩位評審說的她很幽默，佳句也是不斷迸現，而且穩定，不會偶有一兩段好，是通篇均質。裡面也反覆用自嘲的方式，但不是以承受不起的自嘲，而是會讓人笑出來的那種，讓我覺得在這麼沈重的議題，她卻處理得很可愛，慢慢的深入，裡面留有一點空間給她與她的世界。有些笑話很高明，比如裡面寫到一段她喜歡的人是她的讀者，所以她說那這個讀者就是我的衣食父母了，讓我看到她把吃食還有寫作兩件事輕巧並聰明的連結起來。讀完這部作品不會覺得輕鬆，但讀完時感覺能進入到她的空間當中看待這件事。

凌：我真的被她的身體意識深深吸引。開頭作者提到「每個胖子都有一次減重的機會」，可是有減重經驗的人就知道減重是循環反覆的命運。作者好像把肥胖的心情寫的太理所當然了。文章我看了好多次都很喜歡，後來有點挑毛病的部分也是敘事人稱的問題，為何用「你」不用「我」？是為了保持距離嗎？

是為了把「我」客體化嗎？還是用「妳」比較好寫嗎？這是我的疑惑。那也因為用「妳」這樣的人稱敘事，行文口氣有點像脫口秀，語調與幽默必須拿捏得很好。冰箱概念到最後一頁出現：「聽說冰箱裡有光。」末段的語調和內文油滑的腔調感有極大的斷裂感，這是我比較困惑的地方。

## 進行投票

經由評審們討論後，決定以第一名 10 分、第二名 9 分……，依此類推依序遞減給分，由積分高低決定名次，結果如列表：

作品名稱	廖鴻基	凌性傑	孫梓評	黃信恩	言叔夏	總分
聽說，冰箱裡有光	10	2	9	8	10	39
克拉克結業報告	5	7	8	6	4	30
掠龍母女	3	4	2	10	5	24
島嶼群像	2	8	1	4	1	16
太陽照在路上	9	3	4	9	2	27
我睡覺的時候	8	5	10	3	8	34
橋	1	1	5	2	6	15
消逝的書桌	6	10	3	7	3	29
印記	7	6	6	5	9	33
等雨	4	9	7	1	7	28

經評審討論後決議，〈聽說，冰箱裡有光〉為高雄獎，〈我睡覺的時候〉為優選獎，〈印記〉、〈克拉克結業報告〉為佳作。

### 2021 打狗鳳邑文學獎散文組獲獎名次如下：



高雄獎 〈聽說，冰箱裡有光〉

優選獎 〈我睡覺的時候〉

佳作 〈印記〉

佳作 〈克拉克結業報告〉

